

哲学史

19 新柏拉图主义与教父们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好了，现在我们回到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我希望这个概述，这个图表，能帮助你们回忆起上次我们讨论的内容。也就是说，普罗提诺作为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柏拉图一样，关注的是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别，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暂时的。

但是，在柏拉图主义中期（前两个世纪）的影响下，他在永恒领域内发展出一种三重区分，或者说一种层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智慧（或称努斯，请注意这是一个略显夸张的词）是神圣心灵的流溢，是“一”的流溢，是“善”的流溢；而赋予自然秩序和秩序的世界灵魂，则是努斯的进一步流溢。因此，赋予努斯意义的，或者说，是统一性和善，也就是“一”的本质。然而，努斯在其统一性中并非绝对不可区分，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是特定物种或事物的统一性和善的原则。

因此，努斯在理念中提供的是统一性以及每种物种或事物的至善。正如柏拉图的造物主所暗示的那样，正是世界灵魂，才是秩序和赋予世界生机的积极力量。然而，当他谈到时间世界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首先，努斯（nous）也被称为逻各斯（logos），因此，具体来说，就是逻各斯·塞马蒂科伊（logoi spermatikoi），这是斯多葛学派的术语，即种子般的逻各斯（loguses），形式，特别是赋予事物秩序、支配肉体存在的要素。他从两个方面看待人类灵魂，这与柏拉图的观点非常相似。在灵魂的先存时期，即灵魂栖居于世界灵魂之中，个体灵魂处于那种永恒状态，摆脱了肉体的牵绊、欲望和忧虑，并拥有更充分的智慧，即永恒的努斯（nous）。

另一方面，灵魂作为有形之躯，因其肉体的存在而不断感到威胁和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感表现为过度关注肉体的需求和事务。如果肉体的存在对人类生命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的存在受到各种生理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往往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与肉体相关的事物上。

正是这种对世俗事物的过度关注，导致了他所说的灵魂堕入肉体世界。灵魂的爱变成了低级的爱、欲望和渴求。道德罪恶由此产生。

生命失去了它的统一性和美好。现在，关于灵魂，个体灵魂的这两种看待方式，他有时称之为高级灵魂和低级灵魂，仿佛他不仅仅是在谈论一种因低级之爱而丧失的高级之爱（柏拉图的描述），而是仿佛在说灵魂本身有两个面向。灵魂在两个世界中都有着它的立足点，你看。

因此，灵魂的一半被吸引到上方，另一半则被吸引到下方。明白吗？正是这种张力，尤其是对下方的关注，导致了灵魂的堕落。

现在，你开始明白他将如何处理邪恶的问题了。他将如何处理邪恶的问题呢？首先，由于每个层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善，所有源于“一”的事物都是善的。

并没有任何绝对的邪恶之物。你不能断言物质本身就是邪恶的，但邪恶是一个程度问题，它取决于其在层级中的位置。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肉体的牵绊不如天上的牵绊好。所以他区分了两种恶。一种是本原恶，它仅仅产生于流溢的过程中。

所谓“原罪”，是指某种存在层次不如更高层次的存在美好。而从更高层次的存在角度来看，不够美好当然就是罪恶。你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

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腐烂，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错。但腐烂的苹果却失去了原本的美。它失去了形状，失去了纯粹的美味。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所谓的“原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之罪”。但正是在这种被引向低级状态、丧失形式的过程中，人类灵魂，尤其是灵魂，才获得了一种次级之罪。这种次级之罪体现在：它主张自身的独立性，将情感寄托于低级事物，追随欲望而非理性，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

这就是次要的恶，是道德上的恶。由此可见，自然之恶（即物质存在本身所带来的恶）与因情感错位而产生的道德恶之间存在区别。

例如，奥古斯丁就采用了这种经典的区分，我们稍后会看到他如何运用它。那么，如果邪恶与堕落有关，与从最初的境界跌落有关——你从弥尔顿的这句话中感受到柏拉图主义的意味吗？从最初的境界？从存在等级中既定的位置？如果邪恶在于跌落到被赋予的位置之下，那么，我们应该追求的善是什么？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当然，美好的生活就是回归本源。

回归本源。攀登至善。若堕落是恶的，攀登至善便是善的。

这种回归。而普罗提诺所做的，就是用神秘主义的语言来描绘这种回归。于是，我们看到了神秘之路的发展，一条通往与我们曾经远离之物的某种重聚的神秘之路。

正如你所看到的，就是重新攀登阶梯。首先，要沉思自然，从而领悟自然中的秩序、统一和善。这，按照柏拉图式的精髓，会引导人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沉思形式。

向内探寻，沉思灵魂深处的各种形态。这是与生俱来的。而这，又引出了第三个方面，即对“努斯”（nous）的沉思。

宇宙智慧本身。万物之形。最终，它将引领我们与唯一真神欣喜若狂地重聚。

现在，我稍微解释一下。我显然是按升序排列的，因为这是上升的过程，是回归的过程。

但对自然的沉思并非为了享受特定的感官体验。你明白吗？而是为了发现秩序和统一的证据，它们就在那里。对形式的沉思，也就是下一步，听起来很像柏拉图式的。

努斯（nous）中各种形式的统一，一切形式之形式，沉思努斯（nous），逻各斯（logos），最终达到与一的狂喜重聚。狂喜（ecstatic）一词，字面意思是 ec-sta-o，意为超越自我。

你明白吗？因为如果正是我们的个性具象化，甚至个体化为特定的灵魂来体现自身，如果正是我们的个性将我们引离了“一”，那么回归“一”就必然会丧失所有个体的自我意识。因此，那种狂喜的圆满意味着与“一”合一的感觉中没有任何个体的自我意识。你不再会说：“我在这里沉思‘一’。”

“我”已然消逝。“我”的意识已融入包罗万象的“我”的意识之中，“我”不再仅仅是“我”的显现。因此，“我”正回望存在的源头。

这里使用的比喻是水从泉眼流出，在水的循环过程中，水会蒸发等等，最终回到它最初的源头，在那里它与其他的水并无二致。又比如光与它所发出的光源相连，永不分离。因此，它就像被拉回到了它最初的源头。

就像远处一束光突然熄灭时，感觉它好像被猛地拉了回来一样。嗯，我猜你指的是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把这两者放在柏拉图式的语境中比较一下。

我们对自然世界的感知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柏拉图的理念？这并非一条直接的途径。因为事物本身变化无常，感知又具有相对性。对事物的沉思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激发思维进行回忆。

基本上就是这样。没错，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种神秘主义道路的总体模式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中反复出现。奥古斯丁的著作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表述，而后世作家的论述则更为强烈。

有时是四步，有时是五步。这取决于沿途所学的学科。你看。

有时更注重自然，有时则较少关注。新柏拉图主义对中世纪基督教犹太神秘主义的影响，其特点在于最终达到一种狂喜的重聚。例如，热那亚的凯瑟琳就曾说过：“我的自我不再是我。”

我融入神界。我成为神。你知道，随着20世纪有神论和泛神论之间界限的日益清晰，你会说，她是个泛神论者！嗯，她的确在使用泛神论的语言。

你看。但我认为关键在于，如果当时的神学区分不像现在这样清晰明确，那么基督教的虔诚就会被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基督教的虔诚正在被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术语来解释。

对上帝的沉思享受让你不再想着自己。你看。所以你才会发现这种泛神论的语言被使用。

这就是我们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解。如果你快速浏览一下这本选集，我只想指出其中几段你可以自己更深入思考的段落。第6页，收回，497。

497 开头的那段话区分了“一”、理智和世界灵魂。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一点。非常简单明了。

在第498页开头，你会看到关于灵魂降临的注释。第498页新增的第6节讨论了“一”的概念，以及我们如何将其融入理性的理解，即如何将上帝描述为善，同时又超越任何可区分的属性意义上的善。神秘主义之路最终在第499页及之后的第11节中出现。

请注意第500页最后一列的措辞，其中提到灵魂的本质永远不会超越完全的虚无，但向下沉沦，它会堕入邪恶，却不会堕入完全的虚无。然而，如果反方向沉沦，它最终到达的不是其他事物，而是自身。因此，它不存在于其他事物之中，所以它并非处于虚无之中，而是存在于自身之中。

唯有存在于自身之中，而非存在于存在之中，便是存在于神之中。因为神并非本质，而是超越本质。因此，灵魂与神相合。

凡自觉与神相合者，必将拥有神的形象。若他从自身作为神的形象，升华至原型，则其修行之路即告终点。当他脱离神的启示，若他再次激发自身内在的德行，并觉察自身完美无瑕，则他将再次因德行而升华，进而达到理智与智慧，最终抵达万物之本源——“一”。

因此，这就是神祇和神圣幸福之人的生活，一种摆脱一切尘世烦恼、远离尘世享乐的生活，一种孤独者奔向孤独者的生活。这非常非常具有普罗提诺语言的特色。非常特色。

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我们会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反复看到这种观点，但这标志着从柏拉图到新柏拉图主义的过渡，而我们将不得不在中世纪时期与之共存。明白吗？要把握这个大方向并不难。难点在于，如果你试图去读普罗提诺，仅仅因为他的著作实在是太重复了。

还记得我说过有六部《九章书》，每部有九篇散文吗？所以总共有54篇散文，它们的顺序没有任何规律可循。这可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好的。

那么，我就先从普罗提诺说起。从普罗提诺说起，我就要谈到教父们所开创的基督教思想的开端。好吗？那么，就是教父们和希腊哲学。

这就是主题。随着基督教在希腊世界的传播，福音开始触动一些知识分子，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互动也就不可避免了。诺斯替主义是早期基督教面临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我在之前介绍中期柏拉图主义时提到过它。

诺斯替主义以善恶、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为特征，并认为这两种来源构成了两条平行的流溢链。在以马西昂为代表的一种诺斯替主义形式中（后来被称为马西昂主义，被视为基督教异端），马西昂将这种二元性等同于旧约中的上帝，并将其与新约中的上帝区分开来。因此，新约中的上帝是良善的，但在基督显现之前，祂是完全不为人知的。

旧约中的上帝创造了物质世界，既然他创造了物质世界，那么他必然是邪恶的。因此，与善恶二元论相呼应的，便是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心灵或灵魂，即善。

肉体，罪恶之源。对诺斯替教徒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认识那位我们必须寻觅其善的上帝。那位能将我们从物质世界的掌控中拯救出来的上帝。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回答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是奉行苦行主义，也就是克制肉体欲望。

首先要修行苦行。其次，你需要接受一种秘密知识的启蒙，这种知识必须以信仰来接受。这是一种只有入门者才能获得的秘密灵知。

据说，那道光能使灵魂充满对善的觉知。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新约圣经，就会发现这种诺斯替主义的回响。例如，约翰一书就谈到那些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的人。他指的正是某种诺斯替主义的幻影说。

这种观点认为基督的身体只是一种表象。动词doceo的意思就是“似乎”或“显现”。因此，道成肉身并非真正的道成肉身，而只是一种表象。

他们否认基督道成肉身。他们的论点是，如果上帝是善的，物质是恶的，那么一位善的上帝就不可能拥有物质的躯体。所以，这必定只是表象。

或者，在歌罗西书中，保罗再次对比了依循世俗的哲学和依循基督的哲学。他所说的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一种对智慧的追求。你可能还记得歌罗西书2章8节，钦定版圣经译为“要防备哲学和虚空的欺骗”，这句话经常被断章取义地引用和误译。

它真正的意思是，要警惕那种哲学，那种虚妄的欺骗，那种依循人的传统而来的哲学，而不是那种与基督同行的哲学。它是在对比两种世界观。歌罗西教会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歌罗西异端，是一种原始的诺斯替主义，或者说前诺斯替主义，诸如此类，其神秘主义道路包括崇拜天使作为中介，倾向于神秘主义道路。

苦行主义、否定肉体等等，拒绝进食、触摸、拿取。保罗正是反对这类做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谈到基督是创造者，万物都是藉着他、为了他、通过他而造的。

这又是逻各斯教义，只不过他没有使用约翰福音中提到的“逻各斯”这个词。但概念是一样的。那么，在新约中，我们看到了与诺斯替主义的初步接触，诺斯替主义融合了东方和希腊的思想，并开始与希腊哲学进行交流。

这种与诺斯替主义的互动在教父们中延续了下来。例如，当我们谈到特土良时——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背景——这位北非教父特土良对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或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尝试持非常批判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正是特土良质问道：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何干系？可恶的亚里士多德教给他那虚妄的辩证法，自吹自擂，诸如此类。正是特土良说：我相信荒谬之事。

我信奉荒谬之事。然而，如果你查阅这句话的上下文，它出自他的著作《基督之躯》（*De Corne Christi*），论述的是道成肉身，那么他在上下文中的意思是：诺斯替教徒认为神圣道成肉身的概念是荒谬的。好吧，我想我信奉的正是荒谬之事。

然后他接着论证说，这其实并不荒谬，因为他们的前提是错误的。物质并非邪恶；物质是善良的。所以他反驳道。

他之所以这样反驳，是因为他接受了斯多葛派的哲学思想。你看，斯多葛派是唯物主义者。斯多葛派并不认为物质是邪恶的。

他们认为物质是好的，因为他们有双重属性理论。一方面是物质的、元素的、炽热的；另一方面是逻各斯。

因此，如果物质本身具有逻各斯秩序，物质世界也具有逻各斯秩序，那么物质就凭借这种逻各斯的面向，并非邪恶、无序或混乱，而是良善的。相应地，他认为物质世界的良善源于赋予物质世界秩序的逻各斯。在教父中，我认为特士良无疑是最接近斯多葛学派的一位，因为他吸收了斯多葛学派的许多形而上学思想。

其他人则往往更倾向于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例如，殉道者查士丁本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一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查士丁·马特尔。

一位公元110年出生的皈依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他摒弃了斯多葛学派的唯物主义灵魂观。逻各斯。

他否定了这种观点。因为，因为逻各斯秩序可以在没有物质逻各斯的情况下存在。他更倾向于柏拉图的观点，即一位超越的上帝通过神圣逻各斯，也就是通过传播理念的逻各斯，直接创造并安排了世界。

人的灵魂如同上帝一样，是非物质的，并非实体。他在一篇致希腊人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贾斯汀·马蒂尔探讨了这样一个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像柏拉图这样的希腊人似乎如此接近真理？他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带有推测性质，认为柏拉图一定以某种方式读过摩西五经。当然，这纯粹是一种临时假设。

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另一种说法是，他们也受到了神圣逻各斯的启迪，这位逻各斯启迪了世间万物。

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吗？你看，道就是照亮世上一切生命的光。现在，当你读到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时，你会发现非常相似的观点。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

亚历山大这个标签很重要，因为那里有一位名叫克莱门特的罗马人。克莱门特·亚历山大生于公元150年，卒于公元220年左右（我猜是这样）。他对中期柏拉图主义非常了解，并且十分欣赏它。

这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亚历山大犹太哲学家斐洛的影响。斐洛接受了流溢论，就像中期柏拉图主义一样。

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整个流溢链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存在，它们从一一直延伸到最底层。各种各样的中间存在。在这些中间存在中，最高的是逻

各斯（logos），他像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一样，称之为次神（deuterostheos）。

这是个犹太人，记住他。Deuterostheos。然后是形式，一个逻各斯精子（logoi spermatikoi）支配着自然界。

这位创造世界的独一真神，赐予我们希腊哲学和摩西律法。我们可以用柏拉图式的语言来谈论这位独一真神，也可以用犹太教的语言来谈论这位独一真神。

万物的创造者。斐洛并不认为逻各斯是独立于“一”之外的意识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流溢，严格按照柏拉图的意义上的流溢，是神圣存在的流溢、流出和显现。因此，他实际上创造了一种犹太版的柏拉图主义，将柏拉图的观念等同于犹太教的观念。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采用一种寓言式的经文解读方式，以便能够说明经文中某些内容实际上是柏拉图所论述内容的寓言式表达。例如，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并穿上兽皮时，这象征着他们先存的灵魂被驱逐，并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被囚禁在肉体之中。兽皮象征着先存的灵魂坠入物质世界后所穿的躯体。

所以，这是寓意解释。克莱门特似乎在运用新柏拉图主义资源方面受到了斐洛的影响，因为他试图将希腊哲学的资源用于捍卫福音，以对抗诺斯替主义。你看，就是对抗诺斯替主义。

因此，他努力理解希腊思想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思想中。他尤其反对诺斯替主义的一点是，它认为通过获得灵知（即知识）就能获得救赎。他坚持认为，救赎并非来自知识，而是来自信仰。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类灵魂是上帝的化身。不，我们并非上帝的一部分。灵魂也不是上帝的化身。

他反对的第三点是任何形式的唯物主义或决定论，例如他在斯多葛学派中发现的那种。基于此，他转向了柏拉图的思想。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第四位教父，同样来自亚历山大的奥利金。

奥利金则更加明确地试图将希腊形而上学概念与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结合起来。奥利金强调的是，上帝是唯一的。

你还记得旧约圣经中的《示玛篇》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奥利金正是以此为基础，以新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加以发展。

上帝是唯一的。超越一切理性，超越一切思想，超越一切定义和区分。明白新柏拉图主义的论调了吗？看到了吗？现在，这是在新柏拉图主义出现之前的事了。

这就是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创造是必然的，并非上帝的自由意志，而是他存在的必然表达。

他认为这是一个永恒的创造，依赖于神圣的存在。这个世界秩序的物质，与上帝所创造的历代世界秩序所使用的物质相同。然而，在上帝（唯一真神）与受造物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逻各斯。

但斐洛和奥利金的区别在于：逻各斯是一位人格化的神圣存在。逻各斯就是道成肉身成为基督的那一位。

他引用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内容。道成了肉身。有时他会用“流溢”这个词，仿佛道是某个位格的流溢，而圣灵之前还有另一种流溢。

因此，你就会发现，奥利金在谈到基督教三位一体时，用的是柏拉图主义中期的三位一体，或者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三位一体。圣灵创造了非物质的人类灵魂，这些灵魂寻求与他们所源自的那一位重新结合。这就是你所看到的图景，我们将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看到更多相关内容。

现在，或许你会对这些人实际说过的话感兴趣。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些语录。贾斯汀·马蒂尔，我们来看看。

他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必须认识到，除了通过受神启示教导我们的先知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了解上帝和真正的宗教。”这是他在对希腊人讲话中所说的。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引用了荷马、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著作。

他们曾在埃及，并利用摩西的历史，后来发表了与先前所宣扬的截然相反的关于神明的教义。他们认为，只有从先知那里才能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而他们也正是通过摩西才得以了解上帝。当苏格拉底试图用真正的理性揭示这些真相，并将人们从魔鬼的魔爪中解救出来时，魔鬼却利用那些以罪恶为乐的人，诬陷他宣扬新的神明，将他以无神论者和亵渎神明者的身份处死。

就我们而言，他以基督徒的身份写作，他们展现出类似的活动，因为不仅在希腊人中，理性通过苏格拉底谴责了这些行为，而且在蛮族中，道成肉身、成为人、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道也谴责了这些行为。道与基督等同。我们被教导说，基督是上帝的长子。

我们已宣告，祂是逻各斯，世间万物皆有份。请注意“有份者”、“参与”一词。有份者。

而那些行事合乎理性的人，用希腊语来说就是与逻各斯（Logos）同在的人。这些行事合乎理性的人就是基督徒，即使他们曾经是无神论者。古希腊人中就有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

很有意思，不是吗？你想再听一遍吗？这位是殉道者贾斯汀。他的论点似乎是这样的。他之前说过：“你只能从先知那里了解关于上帝的真理。”

现在他问，这些人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真理？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他这里并非在讨论埃及假说。但无论如何，逻各斯启迪了他们。

如果基督徒是指那些被逻各斯启迪的人，而这些人确实被逻各斯启迪，那么他们不就是基督徒吗？如果你仔细推导这个隐含的三段论，你会注意到其中有一个未分配的中项。你注意到了吗？所有基督徒都被逻各斯启迪。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也都被逻各斯启迪。

因此，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都是基督徒。也就是说，所有基督徒都受到逻各斯的启迪。那么，为什么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就不是呢？他们也受到逻各斯的启迪，但他们可能并不属于基督徒的范畴。

所以他的逻辑肯定有问题。不过，关键在于他正在努力寻找解释。为什么这些异教徒懂得这么多？你看，这就是他的问题。

他所玩弄的答案是，这要归功于逻各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塞尔玛斯·斯泰尔斯）说，真理只有一个。在我看来，一切都被光明的曙光所照亮。蛮族和希腊哲学并非从狄俄尼索斯的神话中，而是从永生的逻各斯的神学中，撕裂了永恒真理的碎片。

他们似乎对逻各斯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正是逻各斯赋予世上每个人生命。所以，他们研究的是约翰福音的序言。

如果你还不熟悉，请仔细阅读约翰福音的前18节经文。这至关重要。

我们会发现，这种认同方式在奥古斯丁、阿奎那以及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到了近代，人们往往忽略了它其实是中世纪概念框架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框架支撑着他们认为学习希腊思想是恰当的。

因为真理的源泉始终如一，只要我们能将真理碎片从错误的语境中剔除。总而言之，这段话出自一本关于柏拉图主义的书，探讨了基督教教父们对柏拉图的反应。我认为这段话总结得相当到位。

他们最赞同柏拉图的观点是《理想国》中对神话的批判，他们逐字逐句地引用其中的内容。例如，柏拉图的理想道德是“好人不会伤害敌人”的原则，他在回应诡辩家特拉西马科斯时就坚持了这一原则。与其作恶，不如受苦。

他对物质主义的摒弃，他对灵魂不朽的肯定，以及对未来奖惩的描绘。

他宣称只有一位神，祂是万物之父和创造者，但难以寻觅。他们对宇宙起源论的大部分内容表示理解。宇宙起源论与宇宙的开端有关。

尤其以造物主的良善为根源。此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因素。例如，道成肉身、三位一体、魔鬼或中介者的教义都被用来为天使的信仰辩护。

如今，他们谴责柏拉图的那些观点，他们自己却并不赞同。比如，他对民间宗教的妥协，以及他对灵魂前存和转世的信仰。

他假定存在一个预先存在的混沌，并将其简化为秩序，仿佛物质是永恒的、未被创造的。而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等等。但他们经常引用《蒂迈欧篇》，柏拉图在其中写道，宇宙的创造者和父亲难以寻觅，也不可能向全人类揭示。

他们反复提及这一点。嗯，这就是你在教父们的著作中看到的景象。评论？疑问？反应？你会发现这是一种有辨别力的做法。

他们并不全盘接受任何一种哲学观点。他们更喜欢柏拉图，而亚里士多德似乎并不为人所知。

他根本没人谈论。柏拉图倒是经常被提及。大卫呢？是啊，你知道，有些人说，哦，这是一种折衷主义。

这里剪掉一点，那里剪掉一点，做成一块拼布被子，然后就称之为原创作品。不，他们不是这么做的。在我看来，他们运用了一些，嗯，我称之为视角的东西。

他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出发点。当他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发现某些内容似乎支持或强化了基督教信仰时，他们往往会对此产生兴趣，使用相关的语言，有时甚至会采纳其中的概念。

但他们这样做时，会小心翼翼地将其与基督教信仰中格格不入的联系剥离开来。你看？所以，虽然他们重视柏拉图关于灵魂非物质性和不朽性的强调，并且实际上也运用了他的一些关于不朽的论证，但他们并不接受他关于前世或转世的观点。他们认为个体的灵魂是由上帝创造的。

所以，这并非是对零散资料的随意拼凑。他们实际上是在探讨一些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由他们的基督教神学提出的。为了充实自己的思考，他们利用了手头现有的资源。

克莱门特与其说是一位建设性思想家，不如说是一位护教者，他谈到要利用文化的一切资源来捍卫福音。我认为，其他人也同样认为，他们不仅运用文化的语言，也运用文化的思维方式来阐明自己的信仰，并以此促进教会的传播和扎根。如果他们沒有认真研读柏拉图，我认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速度不会如此之快。

他们缺乏相应的概念工具。我还要补充一点：当你使用一种文化的语言时，你就是在接受这种文化的思想。

现在，如果说政治正确到底在传达什么信息，那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你使用种族主义的语言，就等于无意识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在我看来，教会先贤们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在使用这些语言时，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其中的概念，因此在使用时极其谨慎。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当中没有人犯过错。到了公元300年，我认为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克莱门特和奥利金在某些非常关键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他们对希腊概念的运用并没有错。

他们错误地使用了这些理论，但并没有错误地使用它们。这种自我批评和改进的过程永无止境。很难找到任何成熟的神学体系不依赖于某种哲学框架。

你只要说出一个哲学体系，我就能把它说出来。路德，奥卡姆的唯名论。加尔文、塞内卡、西塞罗，斯多葛主义。

查尔斯·霍奇，长老会神学家，苏格兰现实主义。奥古斯都·霍普金斯·斯特朗，浸信会神学家，个人理想主义，19世纪。诸如此类。

因为神学使用的语言和概念都源自于相似的哲学立场。